

# 乙肝病毒携带者首获健康证始末



河南省  
报纸新闻  
名专栏

## 核心提示

2009年9月1日上午,22岁的雷闯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从事食品行业的“健康证”,他拿到的是中国第一个以乙肝病毒携带者身份办理的健康证。7月20日,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发布并实施,乙肝病毒携带者第一次在法律层面上不再被禁止从事食品行业。虽然有法可依,但雷闯的申请之路依然充满艰辛。其实,从2007年开始,雷闯就一直走在反乙肝歧视队伍的前列,在很多乙肝病毒携带者眼中,雷闯就是一个“英雄斗士”。

雷闯说,他的愿望是,公众能够像看待普通人一样看待乙肝病毒携带者。

晚报记者 袁帅

雷闯展示“中国乙肝健康第一证”。  
雷闯供图



## “想不想办健康证是我的自由,能不能办则关系到我的权利”

“拿到了健康证,我现在的心情是一半高兴,一半不高兴。”9月2日下午,雷闯的声音有点疲惫。

他说,拿到健康证的消息传开后,短短一天时间,就有不少人提出质疑,认为这是对更多人的不负责任。“很多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,以为乙肝会传染,对此我很无奈。”雷闯说。

雷闯,浙江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,已被保送到上海交通大学就读研究生,乙肝病毒携带者。

他拿到了从事食品行业的“健康证”,也成了中国第一个取得食品行业健康证的乙肝病毒携带者。

对于雷闯和数以亿计的乙肝病毒携带者而言,这一天“值得纪念”,这一事件具有“划时代意义”。

2009年7月20日,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发布并实施,给乙肝病毒携带者带

来了惊喜,条例将受到限制的“病毒性肝炎”明确界定为“甲型病毒性肝炎、戊型病毒性肝炎”,未禁止乙肝携带者从事食品行业。

“看到这个消息,我很高兴,很兴奋,就产生了办一个健康证的想法,但不是很确定要不要办理,一直在犹豫,因为我并不需要健康证。”雷闯说,就在他还没有下定决心之时,7月30日,他从浙江当地媒体的报道中了解到,浙江省卫生厅长杨敬表示:“乙肝携带者可以前往当地卫生监督部门申领健康证。”

“这一下,更坚定了我申请办理健康证的决心。”雷闯说,“虽然健康证对我没有用,但是,能不能办和想不想办是两回事。想不想办健康证是我的自由,能不能办健康证则关系到我的权利。没有这个权利,我也就没有了这个自由。我现在不需要健康证并不意味着我以后不需要。”

## “有了法律依据,卫生行政部门领导也说可以办,那我就要尝试一下”

经过简单准备,雷闯开始了行动。

8月17日,雷闯赶到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,要求办理从事食品行业的健康证,缴纳100元后,接受了体检。“有了法律依据,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也说可以办,那我就要尝试一下。”雷闯说。

8月21日下午,雷闯来到该中心领取体检结果,体检报告显示,雷闯“乙肝大三阳”,其他指标均正常。

“对这样的体检结果,我十分熟悉,多年来,我的每一次体检结果都是这样,但心里还是有些忐忑,感觉不会一帆风顺。”雷闯的预感很快得到了证实,医生告诉他,乙肝病毒携带者,不能办理健康证。

“我拿出了随身携带的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,向医生说明,依照新法应该给我办健康证,医生说,虽然有法,但是没有上级文件,不能给乙肝病毒携带者办理健康证。”雷闯说。

办证未果,他当即向西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举报,可得到的答复依然是“目前尚未接到关于乙肝病毒携带者是否可以办理健康证的通知”。

雷闯又到西湖区卫生局了解情况,西湖区卫生局医政科的王医师通过电话咨询了上级部门,得到的结果是,“经咨询区、市疾控中心及监督处了解,目前未接到关于乙肝‘大三阳’是否可以办理健康证的通知,现在未能明确是否可以办理健康证”。

雷闯决定斗争到底。

这一次,他把矛头直指浙江省卫生厅。并认定,正是浙江省卫生厅在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已经实施一个月的情况下,仍然没有发相关文件,导致浙江省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仍然不能办理食品行业的健康证。

8月24日,雷闯直接赶赴浙江省卫生厅,准备向卫生厅长杨敬反映情况。“卫生厅一位分管负责人接受了我的材料,并留下我的联系方式,让我等候通知。”雷闯说,离开卫生厅,他又去了杭州市卫生局,得到的答复仍然是没有收到省厅的文件。随后,他又赶到办理健康证的主管单位浙江省卫生厅卫生监督所反映情况,并希望在“三日内取得健康证明”。

三天很快过去,健康证依然没有眉目。雷闯想到了“扩大影响”。

8月27日,他在浙江省卫生厅门口高举写有“浙江省卫生厅,你妈妈喊你回家办健康证,检查乙肝‘两对半’”的牌子,并告诉西湖区卫生局,如果不能在9月1日前拿到健康证,将对西湖区卫生局提起行政诉讼。

雷闯的这一举动,引起了媒体关注,很多媒体对此进行报道,“扩大影响”的目的得以实现。

一天之后,西湖区卫生局给雷闯打了电话,说同意给他办理健康证。9月1日,他拿到了从事食品行业的“健康证”。

## “妈妈总说,为什么携带乙肝病毒的是孩子,这可能毁了孩子一生”

其实,此次申请办理健康证,只是雷闯捍卫乙肝病毒携带者权益斗争的一个缩影。

从2007年开始,雷闯就一直在挑战卫生行业潜规则,挑战用人单位的不公。在很多乙肝病毒携带者眼中,雷闯就是一个“英雄斗士”。

雷闯说,他反乙肝歧视来自于哥哥的遭遇,更重要的是为自己的未来着想,希望将来找工作时能够一帆风顺,享受到普通人的待遇。

雷闯来自重庆农村,父母不是乙肝病毒携带者,他和哥哥都是。2007年,哥哥大学毕业后,与武汉的一家公司签订了合同,但因系乙肝病毒携带者,始终没有走进公司的大门。

这一事情,在雷家引发轩然大波,给他们带来了颇大影响,也深深刺痛了雷闯的心。

“妈妈一直在自责,她跟我们说,我们中学

时被查出有乙肝,她就隐约感到迟早有一天会受到这个东西的影响。后来,哥哥的事情发生后,妈妈总说,为什么携带乙肝病毒的不是父母,而是孩子,这可能毁了孩子一生。”

相对妈妈而言,爸爸平常表现得很大气,但私下里,却痛苦异常,“爸爸的一个工友说,爸爸在外做工,晚上常常哭泣。”雷闯说,他想找个方法消除社会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偏见。

2007年8月的两个周末,在杭州最繁华的地段延安路上,雷闯肩上扛着一个牌子,上书:“乙肝传播途径为:性传播、血液和母婴传播,不会通过食物和水传播,也不会通过工作场合偶然传播……”配合他的有两名同学,一个同学举了一会儿牌子就放到了边上,说受不了别人的眼光。

## “我只想引起大家的关注,但它不能解决问题,只能提出问题”

2008年9月上旬,雷闯上演了一次“疯狂”之举。

作为被保送的学生,雷闯想选择中科院就读研究生,但从侧面了解到,该院招生设置“乙肝”门槛,无奈之下,雷闯写信向524名中科院院士求助。此次发信,雷闯用去了1048张邮票,3000张A4纸。

“其实就算他们录取了我,我也不会去。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乙肝病毒携带者,肯定会给学习和生活带来不便。但是,去不去中科院是我的自由,而能不能去中科院则关系到我的权利。”雷闯说,中科院以面试不合格为由没有录取他。天津大学和上海交大却给雷闯递来了橄榄枝,最终他选择了上海交大。

2009年1月,在郑州二七广场,雷闯和他的两名乙肝“战友”带着“乙肝不会通过拥抱等日常接触传播”的牌子,向过往人群“索取”拥抱。被媒体称为,中国第一个“乙肝抱抱团”。

4月,3名大学生,脸贴白色面膜,身着“乙肝求学门”T恤,先后在北大和清华大学门口手举“乙肝”、“歧视”牌子,组成“囧”字。他们

对外宣称是为了抗议名校拒录乙肝学生。这一行为艺术的主角,仍然是雷闯。

2009年7月8日,继“向500多位院士求助”后,雷闯的“疯狂”更进一步。

他一口气给全国1983所高校校长写信,这些信的内容只有一个——《乙肝学子希望高考平等录取乙肝考生的恳请信》。这次行动,虽然只得到两名高校校长的回应,却引发了蔡定剑、张千帆等国内20位专家学者的联名声援。

7月22日,在北京某幼儿园门口,雷闯再一次策划出了另类“喜羊羊和灰太狼”行为艺术,“大小三阳代表乙肝大小三阳,而灰太狼则代表着乙肝歧视”。

很多事情充满了巧合。

8天后,卫生部发出《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(草案)》,明确规定,所有托儿所幼儿园不得拒收乙肝表面抗原阳性但肝功能正常的儿童。

“我只想引起大家关注,但它不能解决问题,只能提出问题。”雷闯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。

## “我从来没认为因为乙肝而失去了什么东西,反而得到了很多东西”

相比部分乙肝病毒携带者在遭遇不公平待遇时的悲观,雷闯说他直到现在都很“感谢乙肝”。

“关注乙肝,我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,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。我从来没认为因为乙肝而失去了什么东西,反而是得到了很多东西。”雷闯说,对于乙肝问题他会一直关注下去,在反乙肝歧视方面,“操作方式可能会改变一下。”

雷闯很清楚,要消除外界对乙肝病毒携

带者的歧视,申请一张健康证是“远远不够”的,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

雷闯告诉记者,他曾在杭州街头走访过不少饭店,店主们都认为,乙肝病毒携带者只要有健康证,招聘中肯定会一视同仁,但是,“绝对不会告诉顾客,否则,肯定影响生意”。

“真希望有一天,公众能够像看待普通人一样看待乙肝病毒携带者,因为,我们也是普通人,和常人没区别,我们真的和常人没区别。”这是雷闯的愿望,但愿这一天早点到来。